



# 學般若 化二執

徐恒志

人們在生活過程中，不免發生種種煩惱習氣，造成無量的痛苦和不安。從佛法的觀點來分析，產生這些煩惱習氣的根源，主要是我執和法執（也叫人我執和法我執）所造成。由於這二種虛妄執著，障蔽了本具的智慧光明，不能悟證常住真心，以致無始以來，生死流轉，受無量苦！所以《華嚴經如來出現品》說：「奇哉奇哉！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愚痴迷惑，不知不見，我當教以聖道，令其永離妄想執著，自於身中，得見如來廣大智慧，與佛無異。」

## (一)

在談轉化二執之前，有必要對二執涵義，作一些敘述。

經中所說的妄想，即是我們第六意識的虛妄分別；所說的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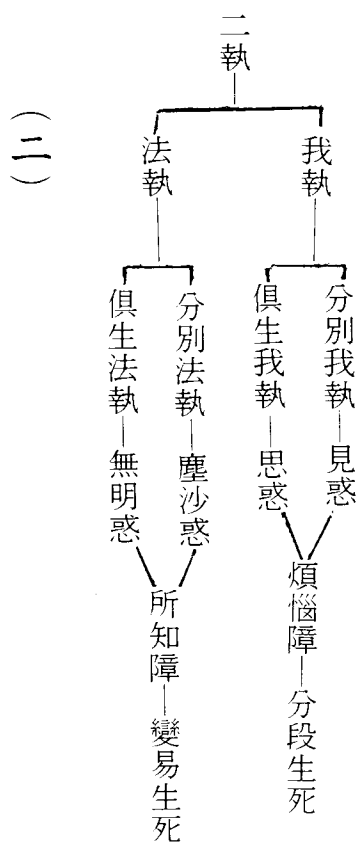
著，即是第七末那識的我執。（包括人我執和法我執。《成唯識論述記》說：「人我執中即有法我，人我必依法我起故。」）我執是從身上起執著，法執是從法上起執著。具體來說，所謂我執，是我們對於新陳代謝、變幻不實、五蘊和合的身心，固執是能自在主宰的「實我」。這主要是由於自心污染、暗昧，不能了達身心等現象，莫非是各種因素的合成。由於在本無實我中，妄生執著，處處以「我」為中心，便產生了各種煩惱、迷惑。這些煩惱可概括為「十惑」，也叫「十使」，即「五利使」和「五鈍使」。前者就是身見（也叫我見）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見（即固執自己的惡見及所依五蘊以為最勝。）戒禁取見（固執不合理的禁戒及所依五蘊，以為最勝。）五種；後者就是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五種。一般說來，五利使及「疑」，到了初發無漏智慧的小乘見道位（即初果），便

能頓斷，所以也叫「見所斷惑」，簡稱「見惑」。其餘貪、瞋、痴、慢等，是小乘修道位中漸斷的惑，所以也叫「修所斷惑」，簡稱「修惑」或「思惑」（修道也叫思維道）。以上「見思」二惑（粗惑），生滅不息，對各種事物產生分別貪愛，障礙本不生滅的性體，因此也叫煩惱障。煩惱障能障涅槃，招致三界內六道流轉的分段生死。所謂「法執」，就是雖能了達「人我」是空，却固執一切諸法以為實有，不能了達一切事物物，無不是相待而有，無不是在一定條件下形成和消滅，並無實法的存在，所謂「法我」也是空的。現代物理學的理论基礎之一的量子力學，也稱波動力學，是研究微觀粒子運動規律的理论，實驗表明微觀粒子不僅具有顆粒性，並具有波動性。（如無綫電波）正如有些科學家所指出，所謂顆粒只是場強較高的空間。（場是具有能量、強度的空間，其中並無一物。）

在宏觀世界裏，現代天文工作者不是已發現了許多「噴射星雲旋系」；有的能從非物質的無線電波區，噴出長達一萬光年的強烈光炬，其中為高速高能電子，也即說從虛空之中能射出物質，物質的本源為「空」。《心經》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精闢理論，正由科學實驗不斷獲得證實。但這些僅是經過反覆實踐所獲得的一般規律性的知識，僅是從物質世界說明變幻無窮、緣起性空的情況，實際上《心經》所說的涵義，是大菩薩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所徹證的、超邏輯的、色空不二的圓覺境界！造成法執的原因，主要是由於見思粗惑雖去，而塵沙、無明等細惑未淨，不能了知事物的真相和實性，因而使能知的智慧和所知的境界受到障礙，所以也叫智障或所知障。所知障能障菩提，招致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。（煩惱障是從當體立名，所知障是從所障立名，由於無明障蔽，使所知之境不能顯現，故叫所知障。一般以為所知的知識、學問等等能障蔽自性，這不是「所知障」的實際含義。）

此外，我執和法執都有「分別」和「俱生」的不同。由分別起的，是見道位中所斷；俱生起的，是修道位中所斷。如分別我執，是由於後天不正確思想的虛妄分別所造成，屬於見惑的範疇，小乘初果，入見道位時，便能頓斷。（相當於大乘別教初住，圓教初信位。）俱生我執是先天與生俱來，對境自然而起、不待思察的我執，屬於思惑的範疇，小乘修道位中漸斷之，至四果（即阿羅漢）斷盡。（相當於別教七位，圓教七信位。）分別法執則相當於塵沙惑。這是一種度生的惑，是以劣慧為體。由於學人不識如塵如沙之無量法門，以度無量眾生，因此障於化導。入大乘見道位時（即別教初地，圓教初住）便能頓斷。俱生法執屬於無明惑，在大乘修道位中漸斷之。（別教斷十二品無明，圓教斷四十二品無明。）《華嚴經十行品》說：「菩薩如是深入法界，教化眾生，而於眾生不生執著；受持諸法，而於諸法不生執著；發菩提心，住於佛住，而於佛住不生執著；雖有言說，而於言說心無所著……菩薩摩訶薩以能如是無所著故，於佛法中心無障礙。」

茲將二執列表如下：



一切凡夫由於我執和法執，任受無量身心大苦，因此必須實踐佛法，逐步轉而化之，才能獲得自性本具的無量光明和自在。由於人們根性、因緣萬差千別，因此在修持方法上，因病設藥，法門無量。但無量法門，不離戒定慧三無漏學，攝心為戒，

定慧交資，便能去執化障，成就覺性；而止觀法門則是得定開慧的重要功夫。止與觀原非二法，在具體實踐中，則每以修觀為下手方便。《大乘心地觀經》說：「汝等凡夫，不觀自心，是故漂流生死海中。」又說：「三界之中以心為主，能觀心者究竟解脫，不能觀者永處纏縛。」釋尊隨機施教，對教三界內的鈍根眾生，修苦空、無常、無我的析空觀；教三界內的利根眾生，修諸法緣生無性，當體不可得的體空觀；教三界外的鈍根菩薩修先空、次假、後中的次第三觀；教三界外的利根菩薩，修稱性圓妙、直下照去、三觀任運圓成的一心三觀。

般若法門，不外由文字而起觀照，由觀照而達實相。所謂實相般若即是本覺，觀照般若即是始覺。由一念返照的始覺，逐步息妄顯真，觀力越強，定力越足，定慧互資，則始本合一，便能破小我之執，而悟證常、樂、我、淨之大我，豈不慶快平生！故《大乘心地觀經》說：「一切凡夫親近善友，聞心地法，如理觀察，如說修行，自作教他，讚勵慶慰，如是之人，能斷二障，速圓衆行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又說：「諸法緣生皆是假，凡愚妄計以為我，即此從緣法非真，妄想分別計為有，若能斷除於二執，當證無上大菩提。」

### (三)

這裏特將般若觀照法門的具體下手方法，作一歸納和介紹。

觀心方法的重點，是要隨時隨地回光返照當下的心念。在初下手時，宜於靜中進行，先結跏趺坐，調整身、息，放捨萬緣，含目斷光，細細靜看（觀即是看）自己起心動念的情況，這時定覺妄念忽來忽去，生滅不停。我只是一味耐心觀照，了知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不取不捨。由於妄想分別被自心所照，便能湛寂不動，隨著觀力的深入，無不逐步消於無形。妄念再起則再觀，反復用功。這樣每日至少坐一次，每次至少半小時至一小時。

在靜中觀照純熟，妄念自能逐步稀少，同時覺照的力量，也使逐步增強，漸漸看到一念不生，心源空寂。這時雖寂寂無念，却了了常知，就與般若自性相應。這是第一步，可說是做由照而住的「照住」功夫，也即《金剛經》所說的「無住生心」的「無住」功夫。

此後，不論行住坐臥，常常從這寂定的性體上起用觀照，妄念纔動，立即察覺。用功日久，由於覺照時時現前，妄想執著起時，便能如片雪洪爐，頃刻消熔。這時正是依圓覺自性之光明，照寂滅清淨之覺體，古德所謂「如珠吐光，還照珠體」，這是第二步。《圓覺經》說：「一切如來本起因地，皆依圓照清淨覺相，永斷無明，方成佛道。」可見徹證覺性，更無別法。這一階段的功夫，實際上正是《心經》所說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「照見」功夫，也即《金剛經》所說的「無住生心」的「生心」功夫。這樣再繼續前進漸漸體會到自性本來清淨，不必着意起照，入於忘照而終日未嘗離照的地步。《圓覺經》說：「有照有覺，俱名障礙，是故菩薩常覺不住，照與照者，同時寂滅。」功夫到這一層次，不觀而觀，心即非心，二執齊消，我法雙空，並空也空，正所謂終日無住，終日生心，終日生心，終日無住。

此外，做觀心功夫，必須與六度萬行緊密結合起來，與種種順逆境界的磨練結合起來，以堅強的毅力，與自己的煩惱習氣奮鬥，在障礙中忍得住、透得過，便能迅速與空有不二、寂照同時的實相境界相應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《大乘起信論》說：「於一切時常念方便，隨順觀察，久習淳熟，其心得住。以心住故，漸漸猛利，隨順得入真如三昧，深伏煩惱，速成不退。」《華嚴經十地品》說：「此菩薩以深智慧，如是觀察，常勤修習方便慧，起殊勝道，安住不動，無有一念休息廢捨，行住坐臥，乃至睡夢，未曾暫與蓋障相應。」以上經論所說，都是學般若、化二執的寶貴指示。

(完)